



DongNüGuoChuanShuo

东女国传说

嘉绒藏区大小金川战役全景小说



泽旺 / 著

天空中漂浮着白云，
风儿呀请不要吹散，
天空是白云的家。
草原上蹒跚着羔羊，
鹰儿呀请不要惊吓，
草原是羔羊的家。
河水中栖息着鱼虾，
渔翁呀请不要垂钓，
河水是鱼虾的家。

D o n g N ü G u o C h i u a n S h i u o



| 嘉绒藏区大小金川战役全景小说 |

东女国传说

泽旺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女国传说/泽旺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8 (2012. 9. 重印)
ISBN 978-7-5411-3526-2

I. ①东… II. ①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9122 号

Dongnuguo Chuanshuo

东女国传说

泽 旺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责任校对 王 冉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8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26-2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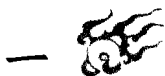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一	琼日山上的巫师·····	001
二	奇怪的双胞胎·····	006
三	美女马队·····	015
四	雍忠拉顶寺·····	028
五	看花节·····	031
六	走进东女国·····	033
七	什么是男人·····	042
八	发现黄金·····	051
九	弓箭和红辣椒·····	056
十	婚礼上的政变·····	066
十一	古经插画·····	075
十二	商道·····	085
十三	禅化法王·····	094
十四	阿果·····	101
十五	王嫂·····	106
十六	德吉康瓦·····	114
十七	藏戏团·····	129
十八	敢死队·····	144
十九	第十八位土司·····	161
二十	钥匙·····	167
二十一	两层小楼·····	173
二十二	仿制洋枪·····	182
二十三	尼玛敲响了太阳部落官寨大门·····	188
二十四	战书·····	193

目 录

二十五 战争并不精彩·····	202	三十七 两个月零五天·····	284
二十六 仁青告状·····	212	三十八 好多鹰又飞来了·····	290
二十七 文字啦，你真魔鬼·····	216	三十九 空 寨·····	297
二十八 川军进山在芙蓉花开的时节·····	223	四十 木 排·····	304
二十九 皇帝的梦·····	229	四十一 詹姆斯大炮·····	307
三十 张广泗进山·····	232	四十二 战地上的锅庄舞·····	312
三十一 童谣和乞丐·····	252	四十三 官寨喷出浓烟·····	317
三十二 纳亲和岳钟琪进山·····	255	四十四 香 雪·····	323
三十三 葛尔崖之夜·····	258	四十五 蛀 虫·····	328
三十四 三个大人和一个女人·····	262		
三十五 鼻烟壶和囚车·····	272		
三十六 傅恒进山·····	278		



一 琼日山上的巫师

嘉绒藏区^①山多，而琼日^②山是最美的。琼日山山顶终年积雪，银光闪耀，山腰以上是绿茵茵的草场，山腰以下是莽莽森林，从远处望去，就像一位头戴尖顶毡帽、胸佩翡翠宝石、腰系黑绒围裙的亭亭少女。其实，这样的山在嘉绒藏区多得数不清，人们却固执地认为就琼日山最美，是因为他们的守护神夏琼^③就住在这座山上。

当巫师还不是巫师的时候，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他从沼泽地那边来到琼日山上。当时，琼日部落的人十分惊愕。沼泽地上面虽然迷迷茫茫地长满了花轴上密生白毛的芦苇，许多小鸟还在芦苇丛中飞来窜去地闹腾，但是，都知道那里是无边无际的陷阱，芦苇丛下的泥沼深不可测，没有人能从那边走过来。难道他是从沼泽上空飞过来的？

其实他本来就是巫师，只是琼日部落的人不知道。既然是巫师，越过沼泽自然会有一些办法的。人们称他为“飞人”，将他当成神秘人物，当他祭拜了琼日山的守护神夏琼打算回去时，琼日部落好说歹说把他强留下来，还每家每户送了他一只母羊。于是，他就在琼日山放羊过日子。人们睁大眼睛时时观察他，希望他再次施展越过沼泽那样的本领，观察了很久才发

① 嘉绒藏区：四川西北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

② 琼日：藏语，“琼”为琼鸟，“日”是山的意思。传说有一种叫做琼的大鹏金翅鸟住在这座山上，因此得名琼日。

③ 夏琼：大鹏金翅鸟的藏语称呼。夏琼是苯教中的一种神鸟，嘉绒藏区的守护神，同时也是琼日山山神。

现，这个人除了识些字，会念些经外，跟常人没有任何差别。再也没有人称他为“飞人”了，从此人们隐隐地觉得受到了欺骗，改称他为“流浪汉”，算是一种报复。当人们对他彻底绝望时，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流浪汉被雷击倒而不死！

琼日山上有许多悬空庙，没人数清过究竟有多少，仅一面崖壁上就凿有一千多个。悬空庙其实是石窟，因石壁上有菩萨古画，才被叫成庙。石窟凿在崖壁上，上不沾天下不接地的，悬在半空中。石窟洞口前面，石钉的一半楔进石壁，留下一大段钉身横在空中，上面铺上木板，木板上面又铺树皮，形成从石窟通向陆地的天桥。这些石窟凿于两千多年前以逆时针方向转经的宗教^①初兴时期，教皇敦巴辛绕米沃切^②的高足千里迢迢来到琼日山上，把守护神夏琼的杜鹃软木雕像挂在崖边的树枝上，用充满神力的双手抠出第一个石窟（实际上是用坚硬的工具凿出来的）。那时，琼日山下尚无人烟，更不要说琼日部落了。这个石窟魔力无边，把各地的修行者和信徒都吸引过来，加入凿造石窟的运动中。石窟越凿越多，修行者越来越多，琼日山成为著名的修行圣地，山上地方小，信徒们就在山下安家落户，琼日部落便这样渐渐形成。

那时，柏枝桑烟^③的氤氲终日弥漫于山上森林的每个缝隙，赤身裸体行为乖戾的修行者们跌坐在各自的石窟中，左右摇晃着身子，传出低沉舒缓的诵经声。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千多年后，以顺时针方向转经的宗教^④传到了嘉绒藏区周边，从此，琼日山上的桑烟逐渐稀淡，低沉舒缓的诵经声逐渐暗哑，以致最后连一个修行者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现在这些空荡荡的石窟。现在的人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些石窟的历史，对它们缺乏祖辈们的那种热情，更谈不上崇拜了。只有那个山上某个石窟中有一部教皇高足留下麻布古老经书的传说，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他们三番五次地寻找，尽管一直没有结果，却仍然没有放弃努力。

流浪汉就选中其中一个石窟躺了下来，但人们对流浪汉躺着的石窟毫不在意，他们不知道这个空间窄小、光线暗淡的石窟就是教皇高足凿的那个石窟，人们寻找麻布经书时，都懒得到这个石窟里去看一下，哪怕就那么瞥一

① 以逆时针方向转经的宗教：指藏族本土的雍忠苯教，以逆时针方向转经，是该宗教的特征之一。

② 敦巴辛绕米沃切：雍忠苯教的创始人。

③ 桑烟：将柏枝、艾蒿、酥油、糌粑、清水等特定供品按规定程序焚烧，叫做“煨桑”，是一种向神祇贡献香烟的祭祀活动，桑烟就是供烟时烧出的烟雾。

④ 以顺时针方向转经的宗教：指藏传佛教，以顺时针方向转经，是该宗教的特征之一。

眼都觉得不值。只有村民尼玛一人看中了它，每当上山采药时就到里面去熬中午茶。

那天流浪汉正在琼日山上放羊，忽然雷霆万钧，瓢泼大雨顷刻而至。他无暇顾及羊群，双臂抱头朝一棵大树奔去。这棵大树像一把撑开的巨伞，他在树冠下面撑了一顶帐篷，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刚钻进帐篷，雷声就在头顶炸响，闪电后的一束强光直射头顶，他被击倒在地，树冠下面腾起一股浓烟，帐篷被烧得精光。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以部落墓地新冒出一堆土包而告终，这次却不是这样，流浪汉失去知觉后，竟然还知道扇动宽大翅膀的夏琼降临并用弯弯的尖尖的喙剖开他的肚皮，衔进一部经书和一面小铜镜；竟然还知道夏琼在琼日山上的某个地方埋下了一枚鸟蛋。

流浪汉醒了，发现自己躺在石窟里。

“帐篷没了。这里比你的帐篷强。”尼玛说。

“书！”流浪汉眨巴着眼睛，发现夏琼衔进肚子里的书枕在自己的头下。

“给你垫的头。”尼玛从来没有见过书，说：“书就是这个样子？一擦麻布片儿！”

“铜镜。”流浪汉回忆梦里的情景，一抬头，就看见了卡在石壁裂缝中的铜镜。

“是铜镜！”尼玛今天才看见这面不经人指点很不容易被发现的铜镜。

“应该在肚子里的。”流浪汉似乎没听见尼玛说的话，眼睛怔怔地盯着铜镜。

流浪汉被雷击倒后，身子瘫软得像一摊烂泥。尼玛把他背下山调理。

在尼玛家养病的日子，流浪汉的身体日渐恢复，神志却一直恍恍惚惚，整日翻看麻布经书，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说话时东张西望，神情很慌张。每到深夜，他的房间里便闹热起来，好像他在跟鸟说话，因为房间里还有鸟的聒噪。有时又像争吵，有时又听到他的哭声。尼玛举着酥油灯，推开他的房门，见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全身直打哆嗦。

“你来了，它走了，夏琼走了。”流浪汉眼里充满恐惧。还有一次，他说：“你来了，夏琼走了，叫我上山，鸟蛋要开花了。”

琼日部落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说流浪汉病糊涂了，有人说他装神弄鬼。作为村里的医生，尼玛认为雷击把他的神经系统搞乱了，只要喂一些治疗癫痫的药，就会恢复过来的。可是，流浪汉神经错乱得越来越不像话，竟向尼玛伸出三根手指头，翻着白眼说：“你的父母大人三天后的

下午酉时会被石头砸死。”

尼玛把他赶出了家门，左邻右舍都安慰尼玛没必要和那个疯子一般见识，尼玛的父亲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赶走流浪汉后的第三天，吃过午饭，尼玛没有犹豫，背起药囊便要出诊。邻居们拉住他的手不放，走进堂屋，把尼玛的父母安顿在大家中间。他们要守住老两口，离开石头远远的，让流浪汉的预言破产！

已经到了流浪汉说的那个时辰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该扭断脖子的疯子！”人们臭骂一阵，准备散场。“一块儿晒晒太阳！”有人提议。这几天连日下雨，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天气，大家来到屋檐下。尼玛端出自家酿造的青稞咂酒^①款待大家，有人唱起了酒歌。“爸妈好好儿的，让他俩同饮咂酒，庆祝一下好不好？”尼玛提议。大家十分赞成，尼玛的父母被几个小伙子扶拥到咂酒陶坛前。“俄切！俄切！”^②尼玛的父母弯腰向邻居们致双手合掌^③礼。“像当年结婚时那样喝呀！”有人开起了玩笑。

事情发生得特别突然，又好像预谋好了似的。当尼玛的父母像新郎新娘一样弯下腰，握住竹管，刚好头碰头地吸吮竹管里的酒时，屋檐木瓦上的压石掉落下来，准确无误地砸在两位老人头上。

从此，人们对流浪汉的态度完全改变，再也没有人怀疑他是疯子，人们对他充满了畏惧之心。预言会变成现实，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流浪汉的预言灵验后，尼玛决定去向他道歉。尼玛估计流浪汉可能在琼日山上，他说过夏琼让他上山寻鸟蛋。上了山，尼玛走进熬中午茶的石窟，流浪汉果然就在那里。

“我把你赶走了。”尼玛低下头。

“你脾气不好，”流浪汉撇了撇嘴，“应该有挽救的办法，你不听，把我撵了。”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父母都走了。”尼玛眼泪汪汪。

“没走，看！”流浪汉把铜镜递给尼玛。

“看它？”尼玛认得铜镜，是石缝里的那个破玩意儿。

“不是叫你看铜镜，是看铜镜里面的。”流浪汉用指尖点了点镜面。

① 咂酒：藏区和羌区特有的一种酒。该酒度数低，适量饮用，具有保健作用。由于饮用该酒需用竹管咂吸，故称咂酒。

② 俄切：藏语嘉绒方言，“谢谢”之意。

③ 双手合掌：是藏民族的一种传统施礼动作。施礼时，双手合掌，掌心略空，指尖朝上，抱于胸前。有人习惯于将这种施礼动作说成双手合十，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贴切。

“啥也没有!”尼玛疑惑地直摇头。

“哦，你我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流浪汉接过尼玛递来的铜镜，看着镜面说：“你阿爸现在是守护神夏琼的御医，夏琼的坐骑神鹿伤了腿，你阿爸正在替它包扎伤口呢。你阿妈变成了一只母羊，就在我的羊群中。”

尼玛一直认为父母亡故是自己的罪过，既然亡灵投胎成这个样子，觉得还是不错的。欣慰之余，他还想知道一些具体细节。

尼玛的期待注定落空，因为流浪汉又像当初被雷击倒时那样昏迷不醒。尼玛又像当初那样去摇他，当他被摇醒后，忽然睁大眼睛，慌慌张张地说，彭措家遇上大祸了！流浪汉拉起尼玛的手，径直往山下跑。

彭措的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门上插着柏枝，谢绝客人拜访。他俩管不了这些，手掌像雨点似的拍打木门。

“没看见这个？”彭措打开门，指着插在门上的柏枝，冲着流浪汉说。彭措对他没有好感，一直认为他长了一张乌鸦嘴。

“要垮！快，救人！”流浪汉焦急地指着房后的岩石说。

“不会吧？祖祖辈辈都是在岩下住过来的呢！”彭措翻着白眼说。

“难说，他的话很准的。”尼玛拉起彭措的手，冲上二楼，把刚生了小孩的彭措的老婆、才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年迈的彭措的父母都接了出来。

“搬点东西吧。”尼玛说。

“不用，我看不会——”彭措的话还没说完，房后的山岩上倒下一棵大树，压在房子上。接着轰隆一声，山岩垮塌，把房子埋在下面了。

这一切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发生，彭措一家人吓呆了。

“恩人啊，我瞎了眼，你是神通广大的巫师呀！”彭措扑通一声跪在流浪汉面前。

从此，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叫他巫师，不再叫他流浪汉。尼玛每次上山采药，都要到琼日山石窟里去看望他，部落里的人都喜欢找他问卜算卦，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得越来越远。



二 奇怪的双胞胎

自从彭措老婆生了双胞胎后，村里其他女人不服输，都争相生起了双胞胎。呵，好多女人生双胞胎不过瘾，还争相生起了多胞胎，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孩。琼日部落的男人们十分惊讶，我们的女人怎么这么能干？别的女人生孩子憋大半年才挤出一个，看看我们的女人，只那么一鼓气，就蹦出一串，数都数不过来呢。而且都是男孩，男孩啊！

当时，这些女人在生小孩方面使出的招数，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当尼玛说鸟蛋也生出了双胞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新奇的生育方式了。

嘉绒藏区山高谷深，部落之间来往很少，信息十分闭塞。但是关于琼日部落生小孩的事各地都知道了，尽管知道得很晚，晚到琼日部落都因为生不出女孩而开始发愁的时候。别的部落羡慕甚至忌妒琼日部落，男人们一个劲儿地骂女人们笨蛋一个，不能一个劲儿地生男孩暂且不说，仅凭只会生单胞胎来说，不是笨蛋是什么？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一个部落不仅不羡慕不忌妒，反而嘲笑道：“看，那里的女人贱得够可以了，只会生男孩不会生女孩。”这个部落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叫做“太阳升起的东方女人掌大印男人当仆从的部落”，简称“东女国”。

琼日部落人口繁衍出奇的快，自彭措老婆生下双胞胎后，不到几年就翻了一番。各家各户除了妈妈和奶奶，其余的都是男子汉大丈夫。在这方面，嘉绒藏区哪个部落敢和琼日部落比？差距大着呢。人们都以为这是巫

师施的法，每当生下多胞胎孩子，他们的父母都要上琼日山感谢巫师，请求给小孩赐名。巫师死活不承认，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他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再说，他还没有找到夏琼鸟蛋，每天晚上入梦夏琼就催他，他心里烦着呢。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肯定是琼日山上的山神夏琼在护佑着咱们，让琼日部落人丁兴旺呢。

巫师只留下一只母羊，其余的都赶到草山上放生了。这只母羊是尼玛阿妈投胎的羊，可不能和尼玛分开。尼玛每次上山采药，都要把它牵到草山上，在巫师撑过帐安过家的大树下给它喂糌粑和盐，割嫩草给它吃。他到这棵大树底下来还有一个目的——帮巫师找鸟蛋。巫师说过，鸟蛋应该就在大树附近。有好几次他几乎都找到了，那是一个巨大的蛋，鸟蛋从地下冒出来，摇晃着，裂成八瓣，里面卧着一只小鸟，他跑过去抓时，抱住的却是一块大石头。这次他又像前几次那样看见巨大的鸟蛋从地下冒出来，鸟蛋摇着晃着就裂开了，裂成八瓣。他又扑过去，这次抱住的不再是大石头，而是一对双胞胎，还是男孩。

琼日部落有人认为小孩不是鸟蛋生的，肯定是弃婴。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只生男孩的后果多么严重，开始盼望生女孩。原来，一个家庭没有女孩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别的不说，衣服没人洗，饭没人做。父母们也为孩子将来找不到媳妇发愁，琼日部落几乎成了男人的世界，这里又与外界少有往来，如何寻得儿媳？在这种情况下，丢弃一两个男婴也不是不可能。而更多的人宁愿相信尼玛的话，琼日部落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亲生孩子抛到荒山上？这不是打胡乱说吗！巫师都说山上有一枚夏琼鸟蛋，虽然巫师没找着，难道尼玛就不能巧遇？蛋生人是离奇了点，但是尼玛的诚实是公认的，尼玛不会撒谎编故事。

巫师也宁愿相信尼玛的话，虽然确实没听说过鸟蛋能生人，但是，既然尼玛看见了鸟蛋，自己也就省去了因找不到它而带来的烦恼。尼玛把这对双胞胎抱进石窟后，巫师不再做夏琼催他找蛋的梦，这也似乎证明了什么。巫师和尼玛还发现孩子的手指和足趾之间长着只有鸟类才有的蹼，就凭这点，也可以证明孩子和鸟类确实有某种血缘上的关系。

“尼玛，你搬上来，我们一起养吧。”巫师指着尼玛怀里抱着的双胞胎，“我们组成一个家，我是孩子爷，你是孩子爸。”

“巫师，你又开玩笑。”尼玛不好意思。

“不当爸就当哥，”巫师说，“他俩要吃母羊的奶了，你们都吃一个阿妈的奶，不是兄弟是啥？”

“这么说，你是我们大哥！”尼玛忽闪着眼睛，脸上露出报复后的快感。

“凭啥？我这把年纪，不是你们长辈才怪！”巫师快速捋着垂在胸前的长须，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你也在吃母羊的奶呀！”尼玛扑哧一声笑了。

“机灵鬼，”巫师也笑了，“也好，叫兄弟更亲热些。”

其实，这样一来尼玛倒成了孩子的妈。草药没时间采了，行医的职业也不得不放弃，他的精力全部投到抚养孩子上面。他身上的羊奶膻味越来越浓，双胞胎兄弟胃口特好，尼玛每天得挤两次羊奶。好在琼日山水肥草壮，母羊吃得油光水滑，奶水总是挤不完。

母羊从来没有在木桩上拴过，她就像这里的主人，自由自在地徜徉于草山上。天气热的时候就从草山上下来，钻进森林里乘凉。如果天桥上传来一阵嗒嗒嗒嗒急促的羊蹄声，那一定是母羊被豺狼或者金钱豹惊吓，向巫师和尼玛告状来了。挤奶的时候到了，尼玛拎着奶桶，走过长长的天桥，来到森林边。奶桶放在石礅上，尼玛两只手掌弯曲后放在嘴唇边形成喇叭状，朝山上喊：“挤奶了！”母羊好像母亲听见儿子的啼哭，一趟子从草山上跑下来，双腿间晃动着胀鼓鼓的硕大乳房。尼玛从石礅上拿起奶桶时，母羊用急切的眼神看着尼玛，好像在说，别磨磨蹭蹭的，快来挤呀！尼玛从桶里拿出专门准备的一团糍粑，托在手心，送到母羊嘴边，他要犒劳母羊。母羊连嘴都不张一下，脸转向一边。尼玛知道母羊讨厌他啰唆，马上从旁边的树枝上取下树枝奶钩，挂在腰间的带子上。“咩……”母羊长长地叫一声，忍不住笑了。是的，男人身上挂奶钩，确实滑稽得很。尼玛顾不上这些，蹲下身子，把桶挂在奶钩上，双手熟练地舞动着，奶水跟着舞动的节奏刷刷地射入桶中。母羊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养神。

奶桶满了，尼玛再次把糍粑送过去。这次母羊不客气了，快速翕动嘴唇，把尼玛手心托着的糍粑团吃得干干净净。尼玛忍不住笑起来，母羊鼻孔中呼出的热气和嘴唇的翕动，使他的手心直痒痒。

挤完奶，母羊又上山了。尼玛看见母羊两腿间的乳房瘪着，没有了下山时的风采，心里隐隐作痛，一直目送母羊隐没在树林中。

尼玛拎着奶桶，走过长长的天桥，进入石窟。羊奶香味顿时弥漫开来，

石窟内充满温馨。

尼玛路过双胞胎的睡床前，兄弟俩望着洞顶咯咯咯地笑，不知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尼玛向他俩伸长舌头，皱起鼻子做个鬼脸，兄弟俩越发笑得灿烂了。尼玛朝灶心加一把干柴，用木棍捅几下火，火苗便升了起来。铜锅架在石灶上，他把桶里的羊奶倒进去，过一会儿，羊奶就煮开了。舀一碗出来，那是留给巫师的。丢进一坨酥油，酥油煮化后，抓两把糌粑，搅匀，这就是兄弟俩的羊奶酥油糌粑粥，兄弟俩吃剩下的就是尼玛的。巫师不要这些，他每天喝一碗羊奶就行了，柏树籽才是他的主食。秋天是采柏树籽的季节，巫师和尼玛进入天桥尽头的森林里采柏树籽。尼玛像猴子似的蹿上溜下，不一会儿工夫，就采到满满一皮囊柏树籽。巫师一天只吃一顿，一顿只吃一把，一皮囊柏树籽够巫师吃一年。他从皮囊中抓出一把柏树籽，在手掌中搓揉几下，用嘴一吹，糙皮就吹飞了。手一扬，一把柏树籽塞入口中，一碗羊奶喝下去，这就是巫师一日一顿的美餐。柏树籽进入口中，并不咀嚼，像服药似的囫囵吞下去，巫师就像一棵古柏树，彻头彻尾萦绕着柏树香味，打个嗝是这个味儿，连尿里都带这个味儿。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兄弟俩转眼间长到了六岁。

“取个名字吧，孩子们都六岁了，怎么叫呀？”尼玛见巫师盘腿坐在卡垫上，又在看那本麻布经书，提高了嗓音说：“还等到什么时候呀！”

尼玛说得也是，还等到什么时候呀！只是，巫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梦，他不敢贸然给夏琼的儿子起名。他翻过一页，双手停在书上，脖颈扭过来，长长的花白胡须搭在肩头，斜视了一眼站在背后的尼玛。

尼玛这才感觉刚才自己的声音大了点，冒犯了巫师，于是使劲在胸前搓手，嘴里嘟哝着什么，肩膀也在晃动。巫师扭回头，又端坐在那儿看书，想象尼玛的神态，失声笑了。

“要不然，你来起个名儿，咋样？”巫师把麻布经书合上，认真地说。

“我？我不会。”尼玛反倒更加紧张起来。

“起名字其实不难，”巫师说，“我迟迟不给小孩取名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想不出名字。山下那么多人的名字都是随便起的，你看，什么狗儿子、讨口子……”

“不听不听，”尼玛双手蒙住耳朵，“我才不想咱们的孩子成为讨口子、狗儿子！”

“那你想他们怎么样？”巫师离开座位站了起来。

“兄弟俩生来就没有父母，够可怜的。我愿他们松罗木^①！”尼玛双手伸向空中，好像要把宇宙间的所有福运都拥抱过来。

“好名字，对，就叫松罗木！”巫师认为给小孩取名的机缘到了，抓住尼玛肩膀摇晃了几下，怕机缘转瞬即逝，“快，快去把他们叫来，马上举行取名仪式，我要诵祝福经！”巫师自己忙不迭地抱起麻布经书，用指尖翻找需要找的页码。

“只有一个名字，他们是两个人呀！”尼玛跑到门口，觉得不对，又停住脚步回头问。

“福运给谁不给谁？没办法，都叫这个名字。”巫师埋头翻书，看都没看尼玛一眼。

“怎么区别？”尼玛还是茫然。

“这还不好办？哥哥叫大松罗木，弟弟叫小松罗木得了。”巫师仍然没工夫抬头。

“他们一模一样，谁知道哪个是哥，哪个是弟？”尼玛仍然一头雾水，迈不开步子。

“哎呀，这还不好办吗？你说谁是哥谁就是哥，你说谁是弟谁就是弟，”巫师不耐烦了，终于抬起头瞪了尼玛一眼，“还不快去叫他们来？”

大小松罗木也发现自己有些另类，两个人共用一个名字不说，每次玩耍时小伙伴们都把他俩围住，争着抓他们的手，看他们的手掌。

“师父，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没有？”大松罗木把扇面似的手掌打开，伸到巫师面前。

自从给松罗木兄弟俩起了名后，巫师每天教他俩识字，出门做法事也把他俩带上。尼玛就让兄弟俩叫巫师师父，巫师也没反对。

“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小松罗木也跟着嚷嚷。

“我们不一样，你俩是这个。”巫师诡秘地一笑，向兄弟俩竖起大拇指。

“那您呢？”大松罗木问。

“我嘛，这个。”巫师竖起小拇指。

“嘿嘿嘿……”小松罗木笑了。

① 松罗木：藏语，福运十万。在这里，“十万”并非实指，而是“无量”的意思。

“不，您是师父，您才是这个。”大松罗木没有笑，想了想，向巫师竖起大拇指。

大家知道松罗木兄弟俩是蹼人^①后，没有人再敢说他们是被人丢弃的野孩子，连想都不敢想。要是被夏琼知道了，说不准会降下什么灾难呢。人们更加相信他们就是夏琼的儿子，是从鸟蛋里蹦出来的。这种想法如果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荒诞无比的，但是在琼日部落，那是很自然的事，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看看松罗木兄弟手掌脚掌上的蹼，铁证如山啊！再说了，就算是尼玛看花了眼，或者当时产生了幻觉，兄弟俩实际上并不是从鸟蛋里出来的，难道现在人人都能看到的蹼也是幻觉吗？只要长着的蹼是真的就对了，即使不是山神夏琼的儿子，也是圣人胚子。释迦牟尼的手掌不也长着这种蹼吗？琼日山石窟中的释迦牟尼壁画就是那样画的。

在松罗木兄弟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琼日部落除了时不时丢失几头牛羊外，没再发生更大的动静，生活按照亘古以来的秩序，在熟悉的环形轨道上周而复始地运转。人们并不觉得枯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怀疑过，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现在出现了从鸟蛋里蹦出来的松罗木兄弟俩，他们有了聊不完的话题，更觉得生活很有意思。

“释迦牟尼长有鸟蹼，琼日山的山神是夏琼，这些都是传说，谁见过？现在看看，真的出现了长蹼的人，这是我们部落的福气呀！”

“可不是嘛，山神给我们送来自己的儿子，我们的福运确实不浅！”

“松罗木兄弟俩人长得俊，又识字断文，咱们部落过去哪有这样十全十美的人！”

“是呀，他们不是神种才怪呢！”

那些年，人们没有其他的话要说，聚会聊天就翻来覆去地议论松罗木兄弟俩，好像这个话题永远新鲜，不会厌倦。

到了松罗木兄弟俩十八岁的时候，琼日部落发生了一些变化，部落各个角落一直充满的温馨的话语在减少，迷惘和不知所措的烟雾逐渐笼罩。“十八岁试男年，不是虎就是猫”是嘉绒藏区的一条民谚，作为一个男人，十八岁以前都是小孩，没人答理，谁和小孩计较！一旦跨入十八岁，就已

① 蹼人：指长有蹼的人。

经成年啦，这一年不闹出一点动静来，以后就别想出人头地。松罗木兄弟俩咋啦？什么动静也没有，大家对此很是失望。

琼日部落很早以前曾经有过酋长，最后的那位酋长没有后代，他死后就断了这根血脉，琼日部落不再有酋长了。没有酋长后，部落里的事由部落大会决定。部落大会成员是各户家长，成员轮流当召集人。兄弟俩是神种的看法在琼日部落达成共识后，部落大会就有一个想法：该有一个自己的王了。他们的王当然要在具有至尊血统的松罗木兄弟俩中产生，问题在于他们是孪生兄弟，相貌一模一样，又由于没到成人年龄，品格未来得及表现充分，因此迟迟不能决定该选谁好。于是，人们就等着兄弟俩成年，等着看谁有动静，谁的动静大。现在成年了，都十八岁了，该有些动静了吧？嗨，屁都不放一个。

“白聊了这么些年。”不少人有些悔恨。“中看不中用，花瓶一对。”有人开始对松罗木兄弟不屑。“还神种呢，哼！”有人开始怀疑他们的血统是否可靠。

过去人们都没在意，小孩子嘛，又都认为是神种，谁敢计较呀。现在才发现，他俩的长相都是有问题的。个儿太矮，比部落里最高的男人高不了多少，神子和我们凡人只有这么一点差别？哄鬼去吧！琼日部落历来欣赏肥胖，认为肥头大耳的人才有福相。看他兄弟俩，青稞秆儿。眼睛也大得过分了点儿，想干啥？吃人？再说了，琼日部落就这么大，用得着睁那么大眼睛去看吗？

说到眼睛，琼日部落的人也觉察到松罗木兄弟俩之间的差别。哥哥的眼神就像飘浮着淡淡雾霭的大海，沉静而抑郁；弟弟的眼神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篝火，热烈而奔放。说到差别，兄弟俩的差别多着呢。哥哥喜欢静，除了跟随师父外出做法事外，一直守在石窟里看麻布经书。不看书时，也宁愿一个人面壁趺坐。他不爱说话，除了必须回答别人的问话外，不会多说一句话。有时会自言自语，那是看了麻布经书后才有的的一种习惯动作，然而也只是两片嘴唇的轻轻翕动而已，不出声的。弟弟喜欢动，听师父上课时他从来没有一个好坐相，经常被师父赶出洞外。赶出洞后，他不但不负荆请罪，反倒以为得到解放，一趟子跑下山，找伙伴们玩耍，巫师不叫尼玛把他找回来，他是不会自个儿回来的。哥哥好文，钻进麻布经书里出不来，还能写一手好字；弟弟好武，在琼日部落，骑马射箭，摔跤打架，他从来没输过谁。然而，按照琼日部落的传统，这些都不在考察范围之内，